

手术费

第一章

一个中年男人拉开窗帘，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春天，也没有多少阳光眷顾他站立的这间屋子。他回头望了望越来越空荡荡的屋内，能够变卖的家当已一件不剩。

中年男人叫北本平，和妻子具纷涵同来自 A 村，原本过着朴实清静的农村生活，四个月前具纷涵突然腹部剧痛，去 B 市求医，经医院检查为肝肿瘤，需要做手术切除，然而手术费对于来自农村的他们无异于天文数字。他们从未参与过医保，发起的社会众筹获得的捐款相对巨额医疗费简直九牛一毛，还被众筹平台抽取了大部分佣金，无奈之下只能采取保守治疗，连医院都长住不起。近期随着积蓄和捐款逐渐耗光，不得不变卖家中还算值钱之物，然而仍抵不过日常医疗开销，再这样过两天就要断药了。他望着里屋躺在床上的妻子，不由得流下眼泪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怎么办？这可怎么活呀……”他下定决心明天带妻子找主治医生，绝不能就这样放弃治疗。

第二章

B 市一医院，北本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妻子的主治女医生伊仁春。

“伊医生，您开的药物如这个什么非尼，一个月就要几千块，还不谈其它药物，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，又没有医保，能不能开些便宜点的药？”

伊医生一边抄写药方一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不是我不开，是没有更便宜的药，要是条件好的我早换仑伐替尼，这是专门对症肝肿瘤的靶向药。建议你们赶紧筹钱做手术，拖到后期可能就不适合手术治疗了。”

北本平感到预料中的失望，但他仍不甘心：“您看能否再想想办法？我们每次来趟医院不容易，还排这么久的队。”

“其他病人也一样啊！又不是只对你一人。”

“……我们已经支付不起这次药费了，求求您给点帮助吧！”男人绝望地哭出声来，就差跪地上。

伊医生抬眼扫了下对方：“钱可以找亲朋好友借，网上有众筹，如果觉得我们医院的费用贵，可选择转院。”

“能借到的早借了，众筹只勉强够一个月的费用……”此时的北本平更接近自语。

伊仁春没理会他，今天的工作还有许多，她赶紧按号叫入下一个病人。

“妈妈！”一个约七八岁的女孩突然飞奔进来，扑进伊医生怀里。

“不是叫你在休息室等吗？”伊仁春有些冷淡地说，她的双眼仍未离开电脑屏幕。

小女孩一脸委屈地解释道：“可是我想要妈妈早些看到这个！”她说着眼中的奖状。

伊医生撇了一眼赞叹说：“婉阳真棒！周末给你买蒙奇奇。”

北本平已无心停留，沮丧地缓缓向外走去，身后隐隐传来母女俩的对话。

“妈妈明天要加班，你明天放学后直接回家热饭吃，明白吗？”

“又热饭！”另一个声音表示不满，“学校就在医院旁，我不能过来和你一起吗？”

“别任性！刚表扬过你的，还想要不要蒙奇奇了？”

男人听着她们的对话，脑中突然闪过一个邪恶的念头。

第三章

第二天下午，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四小校门口。当一名小女孩背着书包走出学校时，他主动凑上前去：“我是你妈妈的同事，来接你到外面吃饭。”

小女孩警惕地望着他说：“妈妈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。”

“我不是陌生人，我知道你叫婉阳，看！这是你最喜欢的蒙奇奇吧，你妈妈让我拿给你。”中年男子从背后拿出玩偶。

小女孩高兴地抱住它：“妈妈不是说周末才买给我的吗？”

“她想提前给你个惊喜。今晚就不热饭了，咱们去买些好吃的吧。”

“等等，我们先去医院去谢谢妈妈吧，反正就在附近。”

墨镜男脸上流出冷汗，他迟疑一下说道：“你妈妈正因为非常忙才叫我来接你的哦，我们就不去打搅她了。”

“那我和她电话说，我没有手机，叔叔您是妈妈同事，应该有她的号码吧？”

“当.....当然有啦！！”墨镜男显得更加不安，看来必须得采取强制措施了，他眼睛寻望了下四周人少偏僻处，拉着小女孩的手说：“咱们一边走一边电话说。”

墨镜男掏出手机，假装找通讯录拨号，对着并未呼出的电话佯装通话。“喂！伊医生，不好意思打搅到您。”“蒙奇奇已经给您女儿了，她很喜欢。”“好，我现在带她去吃饭。”

小女孩向他伸出手：“叔叔，让我跟妈妈说句感谢的话。”

墨镜男心一沉，自觉已经没法再演下去了，他瞅着四周无人，迅速用含有乙醚的手帕捂住她的嘴，没几秒小女孩便失去知觉，墨镜男抱起她匆匆离去。

第四章

小女孩睁了睁眼，发现处在一个异常陌生的地方。

“你醒了。”旁边站着之前在学校门口接她的叔叔，此时他已取下墨镜。

小女孩奇怪怎么也记不清自己如何到这里的，于是问道：“叔叔，我们这是在哪啊？”

“你先玩蒙奇奇，叔叔在门口打个电话就来陪你。”

伊仁春的手机响起，她拿起来一看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估计还是推销，她很不想接，可这类电话往往不狠心拒绝总会一直呼入。

“喂？”

“喂！伊医生吗？”

“嗯，你是.....”

“我叫北本平，昨天来过医院，可能您不记得名字，这无关紧要。重要的是您女儿现在在我这里，如果您想要她平安回家的话，请按我说的去做！”

伊仁春有些懵，虞婉阳不是放学后直接回家了吗？这人在恶作剧吧？

“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时间陪你胡闹！”她准备挂断电话。

“等等！稍等一下！”几秒钟后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“妈妈！？”

“婉阳？”伊仁春惊讶地问道，“你在哪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在一个小房间里.....”

声音立刻又换回原来的主人，“现在您相信了吧！”

“你想怎样？赶紧把她放了！”

“伊医生，我真的不想这样，只想救老婆一命，请求您能为刚入院的具纷涵做肝肿瘤手术，当然费用需要您先垫着，我们后期会慢慢偿还。”

伊仁春瞬间明白绑架者是谁了，一定是昨天来看病付不起药费的中年人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做！你知道你现在犯了多大罪吗？”

“抱歉，可我走投无路，各种筹集方式都试过了，还是不够手术费。”

“你马上把我女儿送回来，我就当此事没发生过，然后我们再好好商量怎么治疗。不然的话我立刻报警！”伊仁春打算软硬兼施，只要女儿能平安回家，剩下的都好办。

“.....”

“喂！你还在吗？”

“.....我必须让老婆做手术。”

“当然要做手术，我们可以好好商量治疗方案。”

“昨天我恳求您想想新治疗方案时，您连看都不想看我一眼。”

“我有我的工作任务职责.....可你也不能这么极端啊！你今后的路还很长，何必冒这种风险呢？”

“医生的职责不是挽救人的性命吗？目前我只剩这条路可走，宁可牺牲我自己。当然我并不想伤害您女儿，请不要让我为难！”

伊仁春听明白对方是铁了心逼她去给具纷涵做手术，没办法只能先答应，她语气稍缓和了些：“我马上去准备手术，你不要做任何出格的事，将婉阳送回来吧。”

“谢谢您，不过我得等您做完手术才能归还您女儿，我保证在此期间绝不伤害她一分一毫。”

绑架者打算硬刚到底，伊仁春知道已无法用言语说服对方：“好吧，我会亲自操刀，从准备到手术结束需要约四小时。”

“我会每隔一小时打来一次电话，向您询问进度，同时告知您女儿平安无事。请马上开始吧！”

对方说完挂断电话，伊仁春立刻报警，同时也开始准备给病人——具纷涵做手术。

第五章

“伊医生，病人已麻醉，随时可以开始。”

伊仁春点点头，快步走入手术室，戴上手套，然而她心绪不宁，警方能否在她手术期间找到并解救出虞婉阳？

“手机号定位到了吗？”曾队长问道。

“定位到了，但没用！嫌犯将手机卡丢在此地，人早没了踪影。”

“北本平在B市的所有相关地址都查清了吗？”

“查过仅两处，一处为他的远房亲戚，另一处为他们来求医的临时租住地。两处地方已派人搜查过，根本没有他的踪迹。”

“酒店、休闲中心等地方.....”

“凡实名的地方全查过，除租住地和一医院外，整座城市没有他与具纷涵的身份证登记信息，此外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呆在这类地方的经济能力。”

“该死！他究竟躲在哪！？ ”曾队长的拳头锤了一下桌子。

“他老婆不是正在一医院吗？病房里会不会有线索？”

“对呀！我去具纷涵床位搜查下，看能否找出蛛丝马迹。你们去找些偏僻的民宿，在不需要实名登记的住宿地查下。”

当队员们正准备离开时，曾队长叫住他们：“再派人搜查市内废弃工厂危楼等地方，尤其是远离街道的区域。”

“明白！”

第六章

北本平掀起破旧窗帘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往外张望，他转身看到虞婉阳正两眼疑惑地盯着自己，他尴尬地说道：“你睡会吧，饿了的话桌上有水果，待会你妈妈就来接你。”

“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和妈妈说完话？”

“有个重要的病人正在做手术，叔叔担心她分心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在门外和她偷偷说了那么久？”

“因为有个手术细节问题需要我来确认，所以沟通了一会。”北本平说得连他自己都信了。

小女孩仍然不解，但她没有特别在意。她觉得屋内光线暗说道：“把窗帘拉开吧，黑乎乎的怪可怕。”

“外面太阳还很刺眼，照进来对身体不好，拉上窗帘也方便你休息。”

“我不要休息！叔叔，我害怕！”虞婉阳有些想哭，“我们离开这里好吗？”

“现在还不行！咱们再呆一会，等你妈妈来接你好吗？”

“不，我要离开！”小女孩说完站起身朝房门口走去。

北本平赶紧用双手抱住她的双肩。他叹了口气，即便到现在，他也实在不愿告诉虞婉阳她被绑架了。房门已被他紧锁，小女孩肯定出不去，当她发现门锁住就不好解释了。北本平衣服内的腰间缠了根绳子，准备留在万不得已时使用。在他的整个计划中，当妻子顺利做完手术后，他该负法律责任便去承担法律责任，眼前的小女孩最好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只当是在外玩了一圈，这样对她的心灵创伤最小。

他蹲下来与女孩双眼对视：“好好，再过半小时离开好吗？你看水果没吃完多浪费啊，等你吃完我们就走，怎样？”

“我不想吃！我现在就要走！”

“乖，听叔叔的话，待会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”

虞婉阳听后嘟起嘴认真问道：“真的？去哪儿？游乐场吗？”

北本平微笑地望着她说：“比游乐场还好玩，你一定会玩得不想离开。”

“我怎么没听过这么好玩的地方，在哪里啊？”

他轻轻刮了下小女孩的鼻子：“暂时保密，叔叔现在说出来就没意思了，到时你自然会知道。”在他看来这孩子也比较苦，伊医生单亲抚养她，平时医院忙碌，应该很少有机会带她出去玩。

小女孩一边吃着水果一边观察北本平，注意到他每隔几十秒就朝这边窗外望一下，再朝那边窗外瞅一下，她觉得这人的行为很奇怪：“叔叔，你到底在干嘛呀，好像偷偷摸摸躲着谁。”

北本平心里再次咯噔一下，但他立刻想出一个好主意。北本平走过来，悄悄俯在女孩耳边说：“和你说实话吧，叔叔在陪别人玩一个大型的捉迷藏游戏，这个游戏的关键是不要让人发现我们，包括待会我们去另一个地方也不能让任何人发现。”

虞婉阳兴奋起来：“听起来好有意思，有多少人玩这个游戏啊？”

对方嘿嘿一笑：“难点就在这里，叔叔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参与，所以我们暂且把周围遇到的所有人都当作参与者，躲开他们好吗？”

小女孩以前从未玩过这么特别的捉迷藏游戏，她高兴地欢呼起来。北本平赶紧竖起食指轻搭嘴唇，她看到后感到有些羞愧，立刻安静下来，默默地继续吃着水果。

“之前提到的地方搜查完没？”曾队长打电话询问下属。

“查完了，没有一处可疑，废弃厂房危楼才刚开始，现在正从学校周边开始搜寻。”

“那些地方先缓一下吧。我在具纷涵的床位旁发现一张B市地图，城区东南方标了些记号，可能某处为他选择的囚禁人质地，我拍照发你。赶紧多带些人，将这些地方搜个底朝天！”

“是！”

第七章

“伊医生，现在进度如何？”

“刚麻醉完，正在对肿瘤定位。做手术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，你待会不要每小时打过来问这问那！按规定手术期间不许用手机。”

“抱歉，我过三小时后再打来，劳您费心了！”

“婉阳人呢？让我和她说下话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她在隔壁房间吃水果，我发誓她没受到一点儿伤害，您做完手术就能见到她。”

“不行，我现在要确定她平安无事。”

“时间紧迫，请您全力以赴在手术上。”

“我女儿情况未知，我怎么全力以赴！？”

“我向您保证她很好，现在已耽误了太多时间，请您回手术室继续吧。”

对方说完挂断电话，伊仁春一边咒骂着一边将这个呼入的新号码提供给警方。

“这家伙真狡猾，新号码定位在城市北部，我们还浪费了大批人马在东南部搜查，就是因为一张破地图的误导。”曾队长忍住大骂的冲动，“你们快去定位的地方，不要让他再次逃掉！”

第八章

“叔叔，这里好像离刚才的地方不远啊。”

“嘘！小点声。”北本平的耳朵时刻注意着窗外的动静。

虞婉阳赶紧用双手捂着嘴。

他仔细观察了一会，微笑着说：“暂时没事了，他们捉迷藏玩不过我们。”

小女孩也挺开心：“叔叔真棒，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”

“先在这个地方藏着，这次要久一点，然后我们再躲着外面那些人换地方。”

“好咧！可我们呆这里玩什么呢？”

北本平望着空荡荡的房间，除了虞婉阳的书包与蒙奇奇外，这栋废弃的旧楼里连把像样的椅子都找不到。他想出了个新主意，他指着另一边窗户：“你帮叔叔看守那边窗外，有人过来了赶紧小声汇报给我，注意一定要偷偷向外看，不能让别人发现。”

虞婉阳高兴极了，配合气氛低声说：“我知道，被发现我们就输了！”说完窜向另一边窗旁守着。

刚开始北本平还有些担心，在望向窗外的同时不断关注着虞婉阳那边，不多久他发现小女孩做得很好很投入，于是他逐渐放下心来。也许女孩谍战电影看得比较多吧，他猜想着，心里却更惦记着手术，三小时后不知道什么状况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？

咳咳咳.....虞婉阳突发一阵咳嗽，北本平慌忙示意她忍住，并在各个窗口下探头窥视外面。小女孩点点头表示极力配合，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别的原因，她头上不停流汗，不一会她便捂着胸大口喘气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北本平察觉出她的身体状况异常。

小女孩蜷起身涨红脸，大口喘着粗气：“我有些呼吸不过来，又发哮喘了。”

北本平一听赶紧上前搀扶她靠墙而坐：“保持平静，慢慢深呼吸。你身上带了药么？”小女孩痛苦地摇了摇头，她呼吸开始紊乱，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内极易引发哮喘。当前只能冒险救她了，他打开两边窗户使室内空气流通，再将破窗帘扯下来卷成枕状，垫到虞婉阳脑后，并将她的衣襟松开。

过了约一炷香时间，虞婉阳症状有所缓解，她开口道：“叔叔，窗户.....开着.....呼.....没窗帘不会被.....被发现么？”

北本平惊讶地望着她，这种时候她还在为他担心。他像父亲对女儿一样抚摸着她的头：“别担心，我们不会被轻易找到的。”

“对不起.....我没能坚.....坚持下来。”

北本平两眼湿润了，他已被小女孩所感动，哽咽着说：“现在还管什么输赢，哮喘发作很危险的！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小女孩说道：“叔叔，我感觉好些了.....你果然会医术。”

北本平苦笑着，他哪会什么医术，只不过有段类似的经历。他不由地望向窗外，陷入回忆中，一张天真无邪的幼女笑脸在他眼前浮起，幼女摇摇晃晃地扑向年轻的北本平怀里，具纷涵在旁边笑呵呵地瞧着他们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仿佛昨日。

“叔叔！”小女孩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，一双大大的眼睛正凝视着他。

北本平决心向她吐露一段过去：“叔叔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并不是医生，更不是你妈妈同事！”

虞婉阳眨了眨眼，片刻后开口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相信叔叔是个好人！”

男人双眼充满迷茫，对于小女孩和她的家庭来说他肯定不算好人，对于妻子具纷涵来说他算好丈夫吗？对于社会来说他现在的行为又算什么呢？北本平低着头继续陈述：“我之所以懂得点哮喘治疗，是因为我曾学过些相关知识。”

“哦，那你一定.....想当医生吧？”

北本平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究竟有没有过这个愿望呢？他早已记不清，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已体会到生存的艰辛。理想，或者说梦想，对他来说相当遥远，能每天吃饱饭就很不错了。

“我不记得是否想过，以前学治疗哮喘，纯粹为了我女儿。”

“哇！叔叔也有.....有个女儿呀！”

“嗯，她叫北流歆。可惜.....她像流星一样很快消失了，正因为急性哮喘发作未得到治疗。”

“啊！？她也得了这病。”

“她从小身体不好，我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，一直以来由她妈妈照顾她。在她四岁的一天，她妈妈去城里办事，我留在家陪着她，这时她的哮喘病突然发作。”

“你不是会.....会治疗么？”

“那个时候还不懂，我只会务农，哪懂得什么医学知识。当时急得我直跳脚，赶紧抱着她找村医生，村医生检查后说很严重，要去县医院，等救护车开到村里来时，她已停止了呼吸.....”北本平开始哽咽起来，好像还在为他当时的无能悔恨不已。他呜咽了一会儿，继续述说往事：“她过世后，我听县医生说如果她犯哮喘时能采取些应急措施，兴许还有救，我不由得后悔万分，明知女儿有哮喘，我却没有去了解这个病的一丁点常识，后来我才开始弥补这个过错，虽然为时已晚，但我仍详细研究了哮喘的病理、症状与应急。”他停顿下来望着她：“流歆如果还活着，她现在应该和你差不多大。”

小女孩低下头沉思着，不久她抬起头对他说：“叔叔，我也要.....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北本平一边关注着窗外，祈祷无人发现这里，一边回应她，希望能稳住她的情绪，从而减轻症状。“好啊，你慢慢说。”

虞婉阳调整呼吸开口道：“在我出生后不久……爸爸就过世了，我对他完全……没有印象，我从小没有……咳咳……感受过父爱，除妈妈外……也没人关心、照顾我。”她抬起了头看着旁边的男人，“今天你对我的照顾……让……让我感受……感受到了父爱！”

北本平的双眼完全湿润了，他为了达到目的绑架了她，只想在绑架过程中尽量不伤害到她，没料到小女孩竟会误认为他心地善良、有爱心。他不由地反省自己：我究竟在干嘛？

第九章

入夜，气温转寒，窗外开始淅淅沥沥下着小雨，远处过路的行人更加稀疏。北本平思索着此藏身地没有灯光，警方短期内没法找到这里，手术期间应该再不用换位置。两人在黑暗中沉默着，突然虞婉阳咳嗽加重，呼吸有嘶鸣声。北本平借着手机灯光摸索着将她抱到窗边，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搭在她身上，用一只手托住她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拍打她背部，然而她的症状并没有减轻，他仔细观察了下她的病情，预感到小女孩如果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治疗，很可能会同他女儿一样停止呼吸。

小女孩捂着胸口，剧烈喘气低语：“叔叔，我想……回家。”北本平看了下时间，没到三小时，还得约一个小时妻子的手术才做完，可再这样拖下去，恐怕她……他焦急地看向怀中的孩子。

少许，北本平拿出手机来到屋外，他动摇了，他也许是个人渣，但绝不做丧尽天良的事。

“伊医生，具纷涵的手术快结束了吧？”他有些忐忑不安，还没到三小时打断她做手术，对方很可能会训斥他。可现在情况危急，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如果手术大体上完成就提前把她女儿送回去。

“你打来的正好，我刚想找你说下，手术出了点意外。”

“意外？”男人没料到会出意外，伊仁春一直是市一医院的首席主刀医生，她能出什么差错？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，我们在切除肝肿瘤时，误伤了旁边的右肾，可能你妻子今后只能用左肾，一个肾脏不影响正常生活。”

具纷涵有慢性肾病，一个肾怎么活。北本平急地哭出声来：“伊医生，您怎么这样！我可是对您女儿好好的，您怎么能伤害我老婆！”

“我又不是故意的！你一直没让我女儿和我通话，我做手术时能不紧张担心她吗？”

“这可不行，我老婆肾脏本来就on不好，麻烦您给她换个肾脏。”

“你把医院当什么了！说拿出一个肾就随随便便拿出来吗？先得找到肾脏活供体，再接受各项检查，整个过程开支不小，你连手术费都没付还要求这这那那！”

北本平冷静下来，他知道争吵斥责也无济于事，得解决妻子肾脏问题，他忽然冒出一个惊人的想法。

“对不起，伊医生，我刚才有些过激。她的手术结束了吗？”

“嗯，肿瘤切除地很好，只差缝合，大概还得半小时吧。你赶紧把我女儿还回来！”

北本平听后如释重负：“我正准备这么做，半小时后您一定会见到她。另外您和警方说下，接她时带上治疗哮喘的药。”

“什么！她哮喘病又犯了？严不严重？”

“半小时内肯定没危险，我有这方面的经验，请您集中精力完成手术吧！”

北本平说完挂断电话，静静地思索着，只剩唯一一条路可走，这次不用再逃了吧，腰间

的绳子刚好可以用到。他犯下的罪恶，需要他自己用行动来弥补。

第十章

二十分钟后，在城北一处荒废的旧楼中，警方找到了被绑架的虞婉阳，同时还找到一具刚上吊自杀的男性尸体。

“曾队长，经确认死者就是报案人，他身上的手机刚和警方联系过。”

“是吗？知道逃不掉，只有畏罪自杀吧！”

“嗯，他身上还有一封信.....应该算作遗书。”

“遗书？”曾队长接过来打开瞧了下，招呼手下说：“喂！你们立刻将死者和小女孩一起带到一医院。快！警车开道！”

虞婉阳在雾化药的帮助下很快恢复，她满脸疑惑地问周围人：“叔叔呢？警察也在和叔叔玩捉迷藏吗？”警方人员面面相觑。

一医院手术室门口，母女俩相见。

“婉阳，有没有哪里受伤？还喘么？”

“全好了，为什么会受伤呢？”

“咳咳！”曾队长咳了两下打断她们，他将信递给伊仁春：“伊医生，我想你该看看。”伊仁春当场打开默读。

“伊医生，很抱歉绑架了您女儿，我知道这样做违法犯罪，可实在找不到其它方法来挽救老婆性命。对于您女儿，我一直和她说我们在到处和人玩捉迷藏，这次绑架我尽力做到没有对她心灵造成伤害，请您也不要告诉她真相！”

我决定将自己的肾脏捐赠给老婆，我与她血型一致，检查应该能过关，我即将自杀，上吊死亡应该不会对肾脏造成影响吧？我死后，希望第一个读到这封信的人能马上将我的遗体送到市一医院。

我请求伊医生能为具纷涵做肾脏移植手术，我知道两次手术费我们都支付不起，我还绑架您女儿，实在很过分。我不在了，具纷涵的性命就全权掌握在您手中，我选择相信您！

最后我请求所有人在我老婆醒来时不要告诉她真相，我愿以死来赎罪，请告诉她我是为筹集手术费而操劳过度猝死。

我北本平愿承担此次事件的所有责任，在此对伤害到的所有人谢罪。”

“你决定怎么办？”曾队长好奇地问道。

伊仁春默不作声，她将信收起来，拍了下女儿的背：“走，我们回家。”

曾队长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开。虞婉阳倍感疑惑，问妈妈：“刚才的信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你今天很累了，我们一起回家。”

“我还一直没看到玩捉迷藏的叔叔，他人呢？”

“.....别管那么多，赶紧回家！”

“我想谢一下叔叔，他今天对我可好了。”

伊仁春停下脚步，她将虞婉阳拉到医院一角落的凳子上，蹲下去与女儿四目相对，多次欲言又止，最终下定决心道：“你说的叔叔实际上是个坏人！他今天来害你的。”

虞婉阳拼命摇头：“我不信！他对我什么坏事也没做，给我买吃的还有蒙奇奇，在我发病时救了我。”

伊仁春望着女儿，感到一丝欣慰，看来那人电话里一直强调没有伤害她女儿属实。她轻声对女儿说：“他已经离开了，忘了他吧。”

“叔叔去哪了？我以后还会见到他吗？”

“.....你很喜欢叔叔吗？”

“嗯！他今天照顾我时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父爱。”

伊仁春惊讶得合不拢嘴，这孩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。丈夫已逝去多年，她的好强与独断使得女儿成长经历不完整。虞宇.....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！她开始喃喃细语：“好女儿，你受苦了.....”

“叔叔也有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不过她很小就离世了。”她回想了一会补充道，“因发哮喘离世，所以叔叔很懂哮喘治疗。”

伊仁春没料到他们同样为如此破碎的家庭，现在丈夫自杀身亡，留下刚出手术室仍身患重病的妻子。回想当年虞宇为了她英年早逝，这是何等地相似！今天北本平虽然绑架了婉阳，但没对她造成一丁点伤害，还陪伴爱护着她；伊仁春在手术中对具纷涵的肾脏误伤多少心存愧疚；外加出于对一个可怜的父亲与丈夫的同情.....

“婉阳，我们一定会再见到叔叔的！”她亲吻了下女儿的额头，“现在你先回家好吗？妈妈还有些事。”

“又有事！都这么晚了。”虞婉阳嘟起嘴表示不满。

“今晚是必须要做的事，明天之后，妈妈一定多花时间陪伴照顾你！”

“真的吗？拉钩保证？”

伊仁春拥抱了女儿：“现在快回去，注意安全！”她接着转身快步来到手术室：“刚才出手术室的病人还在观察室吧？今晚大家再辛苦一下，拜托大家继续配合我做个移植手术。”

